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醫閭集卷七至九

詳校官中書臣賈　鋑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盧　遂

謄録監生臣李世麟

醫閭集卷七

明 賀士諮 編

存稿

與陳聲之

前日清河獲功可喜可賀病夫恨不得面致鄙忱耳閣下平素忠勇得士死力乃今遇敵果有成效豈不偉哉然丈夫忠君報國建勲立業正在此時羊山之捷其發

端耳不可以是自足也嚴號令明賞罰謹訓練布恩信
熟韜畧益求為將所當然而未至者無不勉焉則所建
立當烈烈轟轟如古賢將照耀簡冊也寧止是耶前勸
閣下法种世衡教射法閣下行之亦畧效矣往年假諸
閣下者今為造銀牌二十面面重二錢謹遣奉償以繼
行之久當得效同世衡也勉哉勉哉餘惟心照

錄世衡射法書其後以告陳聲之

此載自警編政事類中欽嘗舉以告人信古者少若無

閫焉惟前都督李參戎公嘗以銀的誘射略如世衛之法當時翕然向化人人以弓矢為事不幸未久即謝世不及睹其效之大成也今敢備錄以告惟賢弟奮然勇為不為俗情所牽制將見明效既臻邊方愈固職任克舉聲譽益隆公論攸歸榮遷可必也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古人不我欺也吾弟勉之

又

射銀的不聞其詳謂當立一的於教場不必銀者使欲

射者先於此演之日日如此其世衡餘法爭差役與該杖責射能中則得優差與免責治者亦嘗行之否然不止此吾人當師其意凡政令之施皆當準此而行也自來不得一字之報謙巽之過即成柔懦矣惟吾弟思之

又

聞道細河多美政吾弟見賢思齊而後已必不徒羨人而甘自棄也嘗見前輩不自用能從人之善新施總兵為都指揮守義州日操軍有法義州少能騎射施公操

須時不分官軍舍餘悉令騎射時總戎韓公以邊事降指揮同知備禦錦州閒而使人視之不數日其操演一以施公之法不嫌於學人也以故韓日以高為時名將不知吾弟師人之善亦有恐人謂我不如彼之嫌否如何

漫記

戊午九月二十七日射西門外會高姓舍人自云貼邊十許日歸貼邊亦虛應故事耳遣去貼邊者多有疾生

瘡者無瘡疾者類多軟懦不能弓矢間有勇捷能射者不多也自言渠貼某臺臺軍五名三為南人二人取米有來攻貼邉軍二名各持一牌自衛反命南人射南人辭不能而持牌者竟亦不射守臺貼臺者俱不精如此可乎

九月西門外習射會二舍人自貼邉始回云前日某千户率某等十人往貼邉見某不任辛苦一宿命某歸余曰汝貼何臺曰清水臺軍俱被擄去却遣人貼之臺軍

少可以貼臺無人矣貼者能獨居乎名曰貼耳實不往也可居處居之耳

為將者當用勇敢智謀忠義之士為腹心頭目手足之任勇敢者不退縮智謀者能料敵忠義者能為國而不為家為君而不為身所益多矣若或所用失人懦弱者先退遁以為民望無謀者率迷惑以失事機不忠不義者惟利是貪而已豈知忠君報國親上死長之道哉將之用人誠不可不慎也

一隊官軍二十五人多者不過十四五少者僅得五七人而已餘皆入私門矣軍政如此望其克敵不亦難哉經年不操兵何由精兵士貴操演訓練使有勇知方可也

賞罰不明則軍士孰肯用命

當臨陣時則退縮不進人得首級則從而妄争焉其無勇無恥亦甚矣哉

一人獲馘數十百人聚而争奪之壓斬者氣不得出幾

至於死既解得首級者雖負痛以獲功故弗言為將者明知之而不究亦何以懲後耶謂當治爭奪者之罪使有所戒庶後有懲人各奮勇殺之不至叢於一反傷吾人而失脫當斬之人也

斬首爭奪由狩獵爭奪而然能禁狩獵之爭奪則斬首之爭奪自息矣

邊城壕之外當築土牆圍之屯柞周密日常省視以防越城之盜壕當注水環之不宜空也

懐柔伯在任當久雨時遣人呼王馬陳魯許等五六千百户語之曰連日雨我日日心在邉上幾回汝等可各往某處治其水口慎哉朝廷疆界施某地方累及爾等往治數日畢功歸乃設酒筵之曰朝廷疆土施某地方累及汝等飲畢遣之後來將官慮及邉事既少而禮接下僚者尤不多見也人或舉此告之則拒而不信或信之反輕其為失威嚴也

紀信陜西鄠縣軍餘晓暢軍法白尚書用兵陜西時嘗

信任之

翁泰李錦咸寧學生治周易有學識持身不苟李嘗寓京師有王千戶者聞其賢欲以爲贅婿不從右三人聞之工科高文著

支禧蘇州崑山學生制行不苟有不樂科舉意聞之同年徐文亮云

陳先生江西章貢人隱居著述不求人知徒步百餘里爲人療疾不受其報六七十時猶如此著韻書解周易

其易圖次第與康節有小異云

韓先生㓜倫通州衛千戸凡嘗業舉子以有司待士之薄遂絶意不為閉戸讀書以著述自樂右二人聞之蕭文明先生云

御史張𤦺雲南人嘗按福建有一縣丞驛丞素貪暴善逢迎賄結上司以故歴數年廵按按察官為所誘不能去張始至首究治之奪其官由是福建之貪酷不職者率多望風逃去一日在科中與丘掌科論及風憲官丘

誦張之風力如此且曰吾今四十餘所見御史惟此一人因又嘆人才之難也

章德懋云論語齊景公有馬千駟章最能警發人又曰當以西銘為心腹又嘗言人如何得為御史給事中既得之若不言却是蹉過了也

謝元吉言人看聖賢之書當如看相書然乃有益人觀相書如言鼻高隆則吉低折則凶必以鏡照鼻自考曰我之鼻高隆耶低折耶高隆則喜不然則憂矣如言面

正滿則吉偏狹則凶以鏡照面自考曰我面正滿耶偏狹耶正滿則喜不然則憂矣讀聖賢書如言仁義言禮智與夫不仁非義違禮弗智一一自省於身我果有是善我果無是惡耶以是而為憂喜以致思齊自省之力則庶幾其有益不然雖誦之甚習記之甚富亦何益於進修哉

所管之人教訓須常以忠君孝親報本道理及進止舉刺之法啓發警告之不厭煩可也

年年有救燒荒去却境外荒草使敵人遠遁如何有燒裏荒之理我曾面見都司王備禦大人他說不曾燒賢婿可自斟酌他日城中無燒柴牛馬無蒭草要荒草用修邊人馬用柴草何以得之又射箭一事賢婿莫道我已能射要必步下馬上日日習之軍士當以敵愾為心於武藝固當致精而凡一語一默一動一靜皆專專以武為念可也講求陣法攻戰擊刺奮忠立節除患安邊一切著實事務雖戲劇亦以武事如李廣好射席間亦

以射為戲且凡飲酒扮戲又皆取忠勇者詞曲談話亦然久之成俗人人皆忠勇向義於安邊何難哉

往年巫總戎軍令凡一應官軍舍餘人等出城者必操弓矢無者不放出駕使牛車者每車必兩人持弓矢方得出至今人稱其善

勸鄉人習射

种世衡初至青澗城逼近敵境守備單弱芻粮俱乏世衡以官錢貸商旅使致之不問所出入未幾倉廪皆實

又教民吏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為射的中者輙與之旣而中者益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徭役優重者使之射射中者優處或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者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比數年青澗城遂成富强於延州諸寨中獨不求益兵運芻糧右自警編政事類所載者

世衡誘射法行之青澗比數年人皆勁兵敵不能入或者曰世衡宋名將青澗城种所莅雖曰以銀的誘之射

然以威令行於所莅誰敢不從其成功之易固當也今子以給事養痾林下教止可行於館下生徒而已餘人孰從焉余曰不然吾州舊名宜後以尚義者多改今名然在昔多尚義者今獨不然耶是事也世衡行之輔以威令成功固易今以不相統攝之間人行之誠亦難矣然不曰州之人尚義者多乎尚義者多則雖無威令人自知其為義而勇為之其成功豈不亦易耶況吾人雖病居亦時得見分守備禦千總百總管軍諸公談論及

此必曰此此吾守土在位者之事病居儒官乃為之吾可
不助成之乎必下令城市鄉村凡在官不在官一切之
人俱赴某處習射中者某以銀的弓弦為賞不赴者有
罰又何患不如彼之有威令耶三數年來人人皆精於
射敵不敢入邊得以固人得以安共享太平不亦休哉
敢告吾鄉尚義諸君子共力成之後之人必將論之曰
是舉也病夫某倡之時某官某某賢士夫某某助之是
用三數年克成此美事也使非病夫之信古不顧時俗

非笑奮力倡之數百年美事固莫能繼非諸尚義賢官僚士夫助之雖或倡之亦莫克有成也如此則無愧於我義州之人而義人之尚義信有徵矣不其偉哉

又

世衡誘射法最善病夫憫人之生長邊方年力强壯者不習弓矢卒然遇敵奔竄不暇然亦莫克免難也用是妄意舉世衡此法以勸誘人射以為在古既有明效今人行之亦豈不然然人之所見不一或者曰世衡將也

有事權者也將有軍令有事權則有所統莅青淵城种所有之土也有土斯有財有財則不患於銀的之不繼矣行軍令於所統而銀的又無窮焉此所以不數年能成功也吾子病辭給事歸非若种之為將有威令也居閒林下與民庶無關非若种之有事權也子有土田不過數百畝所收入常不足以贍家口時貸於人以取足非若种之有土有財而銀的無窮也坐此三不如亦欲如彼之成功吾見其難也余應之曰子之言不為無所

見也然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知其勢之所驅不得不然而不知其理之所至自不能不然也是舉也至於人人能射則人皆勁兵敵安敢入可以保邊疆盡報國之忠可以衛父母盡人子之孝可以保身家而為智可以庇鄉黨隣里而為仁且吾州自古多尚義士是舉義舉也自昔天子諸侯大夫士皆有射禮率以此為重以吾尚義之士一聞病夫與此義舉以勸之其心孰不欲為忠孝仁智者其勇於是不啻水就下也矣其難且人心

天理人皆有之患無有啓發感動之者耳今此諄諄反覆諭之曰射之為義古聖所重自今觀之上可以忠君孝親下可以保身及物啓發感動之如此其從之易固也矧吾州多尚義士耶人皆如此為義舉則為之勇為之勇故勸之至勸之至則感發興起者益多將無所不徧矣又何專恃乎勢之所驅利之所誘耶尚義者何取於利利之所誘特村夫小子耳何患乎無威令無事權無銀的以繼之也昔吾夫子荅仲弓為政之問曰舉賢

才及仲弓慮其不知乃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今吾人誠知此舉為義所以勸之誘之盡吾所當為竭吾所已有矣安知吾州之有威令有事權有土有財如世衡者不有以驅之誘之耶其尚義者不有以繼病夫之所為耶是又何患世衡之不如也或者又曰子居閒不治汝儒業與及兵事不為統兵者嫌乎曰吾人自念進不為朝廷用退不為鄉里益吾恥之故雖老病益勉為此蓋求小補以免虛生浪死之責也非與爭名也

非與鬬勝也惡乎嫌或者又曰統兵者之不嫌子言是矣鄉之人不曰子欲舉行義事當自力也何累我以財耶余曰前嘗言之矣蘧伯玉恥獨為君子事有非獨力能成者是用有請於諸尚義士夫也或者唯唯而退因次其語以重諗夫鄉之尚義者

成化戊戌告祭四代祝文

粤稽古禮支子不祭宗子主祀支子相之雖不躬獻心得以安惟我先祖世為鄖人洪武之末先考來遼家於

義州生我不孝蒙賴先德讀書登科列職諫垣謁疾家食四時祭祀止於考妣私心不安日以滋甚且自我祖上及高曾墳墓在鄮未能展省伯考有孫衰弱弗振依於族人僅免寒餒祭禮不舉推此可知竊念本源戰悚無地古人制禮蓋以義起雖無列㒺亦竊朝階忍泥古儀棄先祖祀用作神主恭奉祠堂禴祠烝嘗無敢或怠尊靈不昧來憑來依享我孝誠永錫遐福敢以清酌用伸虔告尚享

祭胡士宣文

維年月日居憂病夫賀欽遣子士諮謹以清酌之奠致祭於胡秀才士宣之靈曰維子之德兮剛介誠淳服父師之訓誨兮正道克遵凡世俗之趨好兮百不一慕閒齋居而幽獨兮潛心内務維進道之有基兮誠予心之所喜遊吾門之朋儕兮鮮與為比方進修之汲汲兮遠器是期胡造物者之爽其報兮夭折隨之嗟我於汝家兮世世親姻况汝父子兮來遊吾門汝訃忽至兮我淚

沾襟力疾哭汝兮摧傷我心從今永訣兮悠悠終古遣汝友以奠汝兮辭以叙予情之哀苦汝生於予言兮靡所不從我今告汝兮汝其予聽嗚呼哀哉尚享

祭古墓文

維年月日户科給事中賀欽遣園丁朱紀以隻雞杯酒之奠昭告於前朝古墓主人之靈今歲之夏園丁作廬掘土築牆石棺以見奈何愚夫蔽而不告埋骨别所取棺入城貨人為槽用飼畜産自恨無德化及家衆乃致

園丁爲此不仁知之後時改過遲暮謹以遺骨復歸故器深埋堅築誌以封土期以久遠更無他虞世俗衰薄殘忍成風石棺飼畜比比皆爾曾念古人骨棄何所我亦人耳忍復用茲安得仁人在位行政各使遺骸得歸故藏德薄力微痛惻而已謹遣園丁酌酒謝過不亡者存鑒此誠意尚享

策問

問馬營之設本以屯兵禦敵良法也以遼東各城言之

營堡具在而廢舉不同或一城六營俱有騎卒每三營統以一都閫者或一城數營廢舉相半營置一指揮者可指實而評其得失歟以義州言之曰清河曰義寧曰鎮邊曰青榆林曰大安曰綏遠其營亦六何以但存其名而空無一人一騎歟豈他城宜舉而此獨宜廢歟抑別有難舉之故歟或者謂正統間北兵大衆侵廣寧時以衆寡不敵收營兵集城中兵退宜如舊遂因循以至此其果然否歟又有謂六營之土田俱饒沃營設步騎

二三百且耕且守不惟邉患以袪而軍士得養一舉兩得莫便於此其論果可行歟舉者是則廢者非廢者得則舉者失二者必居一於此矣請為我言之以告於受邉寄者

問見可而進知難而止用兵之常道也而孫子亦曰避其鋭氣不若則能避之又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是善用兵者固在能勇能怯不可一於進而不知止奈何後世有逗遛之法焉此法一行則可進者進不可進者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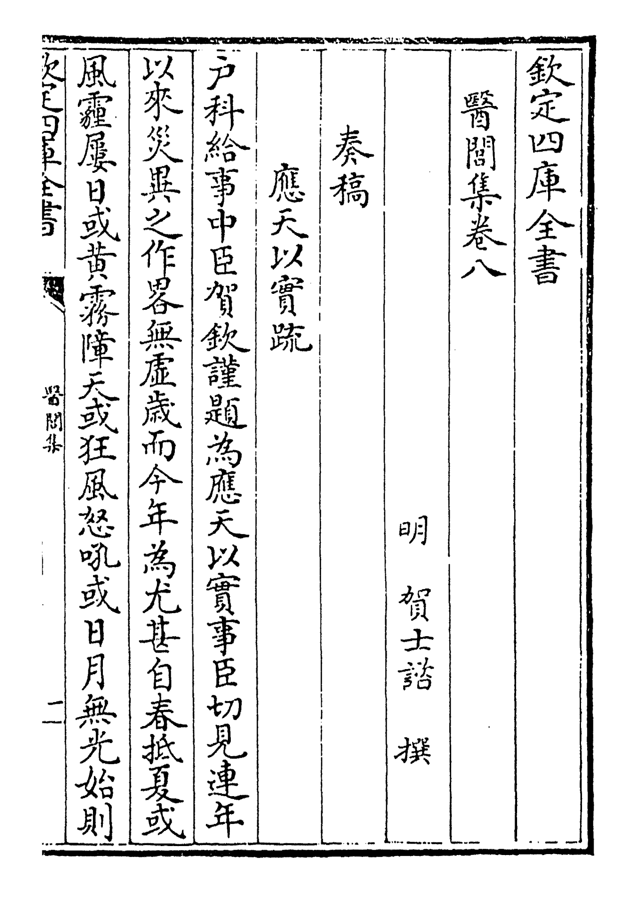
不敢不進矣不可進而不敢不進其於所謂避其銳氣與不若則能避之者亦有所戾否耶漢光武起自兵間為帝而除行軍逗遛法其果知兵而然耶朱子作通鑑綱目大書於册其以為善而美之否耶除之誠是也則令之任將征伐而復以不能兵者監制而督促之豈不有哥舒之敗耶願明言之

問古者兵農不分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亦足以保邦禦侮成善治也後世歧而二之以農供兵兵則四時在行

伍肆戎事可謂専矣何為禍亂相仍反古者兵農不分之不若耶豈専者顧不若分者能保邦禦侮耶抑別有其説耶入我朝來兵農之分固不可復合然洪武永樂間遼東之兵八分農種二分守城邊圉亦固外侮不生至於今日農種守城之數則反之矣戰守者不為不多而時或猶苦諸邉之侵擾何耶豈雖多而不精耶抑別有其故耶農以養兵以八養二可矣乃今反之所以銀糴中鹽多方措置猶不足也今縱不能合兵農而一之

得反二八農守之數使兵之戰守者雖少而精且不待
求給於農種之外邊防無虞大費亦省必有其道幸為
我言之俟當道者有問願以告焉

醫閭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閭集卷八

明 賀士諮 撰

奏稿

應天以實疏

戸科給事中臣賀欽謹題為應天以實事臣切見連年以來災異之作畧無虛歲而今年為尤甚自春抵夏或風霾屢日或黄霧障天或狂風怒吼或日月無光始則

恒陰而少晴明既則久旱而無雷雨陰陽失序氣候舛差天之降災莫甚於此得非人事不脩之所致歟昔董仲舒對漢武帝言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者此之謂也於此見天心眷佑我國家仁愛我皇上欲其恐懼修省以享治安於億萬年也頃者禮部尚書姚夔等具陳災變之狀乞修内外之政綸音奬其忠愛且曰内事朕自處置外事便斟酌行此陛下一念應天之實心也是以命下之日陰曀頓然而晴明既

而以久旱為懼躬率羣臣齋戒三日以答天譴此又陛下一念應天之實心也是以命下次日微雨應期而即降天人感應一何速耶然而自是以來風霾既息而復作旱勢日甚而可憂所以然者豈陛下應天之實心謹於前而怠於後耶抑羣臣無應天之實心以助陛下之格天耶不然何前日感應之易而今日感應之難也詩云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言人君不可不致謹於天變也以今日言之天之怒而變也甚矣

而陛下方且遊樂是從吶喊動地鼓砲震天其為戲豫馳驅何以加之而所謂應天之實心果安在也詩又云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言人臣不可不致謹於天變也以今日觀之天之難而蹶也甚矣而在廷大臣以及羣僚方且怡然自得恬不知憂惟務承順懼忤聖情陛下以為可行彼亦曰可行陛下以為不可彼亦曰不可習成諾諾之風全無諤諤之節其憲憲泄泄何以加之而所謂應天之實心以助君而格天者

又何在也若然則今日感應之難非天道之難感固感之之心有未實故耳伏望陛下念天變之可畏憂民命之將絶痛懲前日既往之失渙頒省躬求言之詔篤格天之實心修格天之實德行格天之實政遊宴之樂非所以克謹天戒也必實絶之而不敢為無名之費乃所以暴殄天物也必實止之而不妄費内事之處置所以正天倫繫本支也必實謹其分而溥恩澤之施經筵之講學所以明天理窮道義也必實究其旨而求貫通之

妙君臣上下之情不通則天地之否也必日御便殿延接羣臣反覆治道而貫以通之君子或在野則天民之隱而當進也小人或在位則天事之蠹而當去也必叅之於衆驗之於獨實以進之實以去之以至一政令云為之際一出入起居之微無不實循乎天則之自然而無或違焉如是而復下詔以切責乎文武羣臣斥其怠事廢職之罪開其悔過自新之途使各痛以自省而陳其既往之失勇以自改而勉乎將來之善務盡其實不

事虛文其或過而不改善焉不勉鰥官曠職妨賢病國者罷而黜之以勵其餘如是則君臣上下同一應天之實心矣以是實心而齋戒以致禱則必如成湯之禱於桑林而大雨數千里必如周宣之靡神不舉而轉災以為祥天心有不豫天道有不順天災有不息天澤有不降者臣之未信也臣猥以庸愚備員言責不能進盡忠言以裨朝政論列邪佞以除國蠹致兹災咎罪不勝誅夙夜憂惶無所容措若於此而復緘默不言則將來災

禍必不止於此雖萬死不足以贖尸曠之罪矣因敢不避忌諱昧死冒陳伏惟聖明察納而躬行之則天下萬世不勝大幸緣係陳言弭災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自劾疏

戶科等給事中臣賀欽等謹題為自劾事臣等切覩邇來災害疊作歷時不息乃敢各罄愚忠繆陳巳見乞詔文武羣臣同加修省等因節該奉聖旨言路未嘗沮塞修省的事未嘗敢慢朝廷凡事都從減省了君臣上下

還要同加警戒以回天意欽此臣切惟自昔上天垂戒未有君臣能加修省而災害不弭者也今自春徂夏而天意不回者臣等有以知其故矣蓋今所謂修省惟陛下一人耳其餘大小諸臣起居自若恬不知畏其間寢食不安憂形於色以社稷生靈為念者幾何人哉如臣等猥以微陋濫居言路平時緘默取容上無所補下無所濟徒爾尸餐以致災害荐臻曠職之罪無所逭矣雖皇上量同天地不加譴黜而臣等律以大義實難自容

若尚戀祿偷安阻塞言路則罪益大矣伏願皇上體上天垂戒之心俯從所請將臣等即日放歸田里庶幾在位諸臣知所警懼修改以回天意是臣等庸謬始於冒進雖無補於明時終於勇退尚少愧於流俗緣係言官曠職自劾乞退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辭職陳言疏

戶科養病丁憂給事中臣賀欽謹奏為辭職陳言事臣係遼東都司廣寧後屯衛籍由衛學武生應景泰七年

山東布政司鄉試中式成化二年中進士成化三年二月選戶科給事中在任辦事至成化四年五月亢旱為災臣與本科給事中胡智兵科給事中董旻等三人自以濫居言路曠職召災具奏自劾願乞放歸田里庶使在位諸臣知所警懼修改以回天意特蒙先帝聖恩不准退歸本年六月臣以弗能謹疾得患風濕等病調理三月未得痊可照例住俸陳乞養病蒙吏部題准回衛以是年十二月抵家於今二十有餘年矣調理病軀奉

養老母中間疾病有間供養有暇則指引後進之蒙士勉以為已之正學幸成良材得為世用亦微臣圖報之萬分也臣終身志願不踰於此茲遇皇帝陛下丕紹洪基光臨大寶一心清明庶政修舉内閣大臣承順德意薦舉人材臣之愚戇誤居首列蒙恩授陜西布政司右叅議撫治商洛等處提督官軍民壯兼分守漢中府地方四月十六日吏部發下文憑一道令臣依限赴任臣中心惶懼莫知所措葢臣早蒙國家造就之恩得從言

官之後不能推明所學以道事君臣罪多矣病歸養親二十餘載方安愚分甘老田園乃今復遇陛下收録先朝舊臣不次超擢就使高蹈遠引之士處此亦當出為世用況臣素懷犬馬報効之心者耶但當是時臣之舊疾未能全愈況兼臣母郭氏年八十有六自二月初五日以來病卧在床日漸危篤臣實孤子無他兄弟方欲具本陳情辭職乞恩終養而老母以四月二十六日病故矣歿方浹晨而敕諭下臨收涕易服出迎拜受感激

悲愴莫能為心緣臣當日在科歷俸不過年半計年較勞殊為淺薄驟陞方面義實難安敢瀝悃誠冐干天聽伏乞聖慈收還新降恭議恩命使臣仍以舊職養病守制他日終喪幸而疾愈敢忘天地之恩而不圖犬馬之報耶雖然聖主難逢病軀難保誠恐一旦身先朝露則報恩之言徒成虛語九原之下能瞑目乎是臣身固不可冐禮以進而言則不可不及時而進也安敢拘拘守居喪不言之禮節而默默以失千載難逢之機會也耶

伏惟陛下初政納諫多所舉行臣今不敢毛舉細故重煩聖聽謹擇取今日至切至要至重至大諸臣所未言與言之有未盡者四事昧死為陛下陳之一曰資真儒以講聖學臣伏謂人君之治天下欲求四海之治當盡為君之道欲盡為君之道當講聖王之學聖王之學何學也所謂大學者是也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其綱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目也唐虞三代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者由人君之得此學

也漢唐以下所以治不古若壞亂相仍者由人君不得此學也何則得其學則君道盡不得其學則君道乖此治亂所由以分也是大學也經作於孔子傳出於曾氏程子表章而發明之朱子序次而補註之西山真氏又從而推衍其義實以經史無不備焉載之策簡昭然明白固無俟於後人之贅言而亦陛下已嘗講讀之書矣臣今復舉以為言者非不知陛下嘗講讀之蓋區區愛君之誠惟願陛下不泥於世儒口耳詞章之習不惑於

鄙夫古道難行之言不徒講明之而實信之深不徒深
信之而實行之篤循其分明之節目進其有序之工夫
則大學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之道不在方册而在陛下
矣夫如是君道豈有不盡天下豈有不治哉是則今日
急務莫先於講學而經筵勸講之官所謂師友之臣尤
當訪求真儒以充其任不宜苟以俗儒厠其間也所謂
真儒者學以為巳知而能行不事空言者也所謂俗儒
者學以為人徒知而不行惟務口耳詞章之習者也伏

惟陛下留神致察今日經筵勸講之臣其為真儒耶抑
為俗儒耶果真儒也必能積誠感君開導有方涵養聖
質薰陶聖性開發聰明進德脩業何憂聖學之不得君
道之不盡哉果俗儒也亦徒備勸講之虛文無格君之
實德其不阿徇逢迎諛諂面諛亦足矣尚何望其有補
聖學之萬分哉是則聖學之成與不成君道之盡與不
盡天下之治與不治一繫於經筵講官者如此則陛下
今日於真儒俗儒之辨其可以不明而進退取舍之際

其可以少差哉伏惟陛下大施明斷天下幸甚二曰薦
賢才以輔治道臣聞帝王之為治莫急於求賢人臣之
忠君莫重於薦賢伏惟陛下即位之初詔求賢才以弼
治化此可見陛下有願治之盛心得致治之要道孔子
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臣敢不以臣所知者
為陛下薦之臣先年在科之日接見廣東新會縣歷事
監生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非記誦辭章之流實
躬行心得之士有格君之德有經世之才是誠當代之

大賢宜為士夫之矜式臣在京師接人多矣未見有出
其右者也成化十五年以來廣東左布政使彭韶欽差
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右都御史朱英前後具本薦
其才賢吏部移文所司以禮起送成化十九年三月到
京朝見以身病母老陳乞終養蒙朝廷授以翰林檢討
令其親終疾愈仍來供職迄今六載不知陳獻章前疾
已愈母養已終與否伏望陛下以非常之禮起此非常
之賢召之便殿問以治平之大道以觀其謀猷授以政

事以試其才識若其賢果如臣言伏望陛下或任之内閣使參大政或任之經筵使養君德臣敢謂不三數年而太平之治可必致也緣陳獻章作止語默絲毫不苟而世之樂放縱惡拘檢者多嫉之陳獻章以知而必行為正學而世之務口耳尚詞章者多嫉之陳獻章安於退處不求聞達而世之貪利禄好奔競者多嫉之惟陛下察納臣言不為鄙夫俗儒之所遷惑斷自宸衷而决行之則天下幸甚使或陳獻章身病未愈母養未終果

不能出亦望陛下虛已受人使之詳陳其格君善俗之
道興利除害之方陛下深信而舉行之是獻章身雖家
居而其道則行於朝廷矣况陳獻章既賢其所知必有
才良行脩曉達治體者陛下令其一一舉之以充國用
豈不足以賛襄道化而致隆平哉大抵賢才之生無代
無之惟在人君訪求任用之何如耳茍求之以其方待
之以其道則聖賢之才亦將出為世用矣何患天下之
不治哉臣更乞陛下再諭内外大小羣臣悉心推訪各

舉所知果才德學行殊常之賢或山林隱逸或庠序生徒或小官下職一皆以禮敦遣萃於京師依明道程子養賢之法置為延英之院以處之豐其廩餼邮其貧乏以大臣之賢者典領其事止以應詔命名不遽進之以職凡有朝政典禮使之討訂使凡執政近侍之臣互與講論如學政則討論程明道之論學校程伊川之看詳學制如貢舉則討論朱文公之貢舉私議如經筵則討論程伊川之經筵奏劄必使今日之學政今日之貢舉

今日之經筵一如程朱至當之定論以革近世浮華淺陋之習若然則與陛下近日納太學生之言行文公家禮於天下以革浮屠千百年之積弊豈不同一痛快人心也耶其有益於朝廷宗社有益於天下後世豈不大且遠耶況此諸賢切磨日久德業益進陛下特賜召對以觀其才識器能則屢歲之間人品益分然後就其高下大小而任使之則天下賢才引類而進陛下德政之美雍熈之治端可比隆唐虞三代矣伏惟陛下察納而决

行之則天下幸甚三曰遵祖訓以處內官臣聞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內則公卿大夫外有州牧侯伯一皆遴選賢才弼成治道若內官之設載之周禮曰內小臣曰閽人曰寺人曰內豎紀其職掌不過正內人之禮事守王宮中門之禁掌女官之戒令與內外之通令而已未聞任用奄寺於中朝外方使之典政本而掌兵權者也此堯舜三代之治所以雍熙泰和而非後世之所及者歟降及秦漢而下先王道廢時君失政奄宦小人投隙而

進竊弄國柄傾危社稷自趙高亡秦以來宦官之禍無代無之如漢之弘恭石顯單超侯覽唐之程元振魚朝恩仇士良李輔國宋之童貫梁師成輩載在史冊不暇悉數恭惟我太祖高皇帝洞鑒前代之失創為萬世之法内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十三道外設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其内府監司局庫衙門之設載之御製皇明祖訓内官之條紀其職掌亦不過灑掃供養并飲食諸物禮儀

筵宴關防出入等事而已亦未有干預朝政職掌兵權之制也其創制立法之善蓋與古昔帝王同條共貫宜為聖子神孫萬世不易之法奈何後來守法少踈宦官倖進内而職掌天下奏牘得預大政外而鎮守各處地方掌握兵權遂致内外交構黨與衆多作威作福盜竊政柄納賂招權賣官鬻獄文官武將多出其門氣燄薰灼傾動朝野引用姦邪排擯忠直以致士風頽靡國體虧傷社稷傾危蒼生塗炭臣不敢遠舉只以耳目所及

近年害政尤甚者言之正統間則有王振喜寧景泰間則有舒良王誠天順間則有吉祥牛玉成化間則又有汪直尚銘梁芳陳喜之輩焉凡此之輩方其得志之時正漢史所謂迹因公正恩固主心中外服從上下屏氣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禍不旋踵是以或陷主敵廷身叛邊境或主易儲君禁錮南内或謀為不軌賄易后妃或邀功起釁流毒邊徼或恃寵招權納賂不貲或引用左道蠱惑上心

或導進淫巧盜虛府藏此其陷君誤國蠹政殃民昭昭
在人耳目者也是致國本頻揺而復定宗社屢危而更
安非祖宗在天之靈上天保佑之至必有臣子所不忍
言者矣兹者恭遇皇帝陛下遠遵帝王之制近守皇祖
之規莅政之初百度惟正進賢退姦去讒遠佞奄宦之
害政者屏斥流放不使在側於以見皇上真大有為之
主也泰和之治指日可期天下臣民罔不欣忭雖然臣
於是猶有憂焉何則臣恐祖制未盡復病根未盡去一

旦發作復如故矣伏望陛下深鑒已往之弊永絶方來之禍渙發綸音昭示中外凡令大小内官一遵太祖高皇帝祖訓凡分職監司局庫諸門者各照註脩其職掌不許分毫干預朝政一應在外鎮守監鎗等項盡數取回赴京蓋旣曰内官但應處内而乃布之四外名實不正莫此為甚殊非帝王之制皇祖之訓決當速改無可疑也若謂在厰訪事内官可以發官吏之姦贜各邊鎮守内官可以防邊將之姦宄此又不思之甚者也夫自

古聖帝明王明四目達四聰使天下臣民皆得進諫中外之情毫髮不蔽姦贓官吏自不能容庶政惟和兆民允殖昌嘗以訪察之權假之奄官使之作威作福以害家凶國耶況其假公正之迹遂姦慝之私所訪察之姦贓常小而自作之姦贓常大所訪察之姦贓雖袪除於目前而所自作之姦贓實遺禍於久遠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成化年間汪直之輩可以鑒矣各邊將官既有巡撫之都御史又有巡按之御史凡有姦究足以關防矣

今乃處處設立內官果何益乎徒使蠹壞兵政殘虐軍民將官之賢而知兵者為其拘制當進而不得進當止而不得止往往有喪敗之患將官之庸愚姦貪者則以賄賂相交結成私黨肆為姦惡愈無忌憚蓋鎮守將官既賂鎮守內官而鎮守內官則常以良馬金寶賂其在朝擅權之黨類一有言將官之不職者則主上左右前後之人誰不為其斡旋其根愈堅其惡愈肆害擾黎庶不得安生刻剥官軍苦無所訴甚至隱匿邊機妄報邊

功以有為無以虛為實欺誑朝廷致誤刑賞而莫有為
陛下言者旹宦官之勢重故耳使各邊無此内官其為
將官者何所倚仗而敢如此乎縱或有之亦不待如此
其甚而巡撫巡按之官巳言於陛下而罰之矣寧致九
重之上壅閉而不得聞乎是則各邊内官欲以防姦而
顧為姦宄之地陛下猶可以為心腹而倚任之乎大抵
内官類多邪惡雖千百之中有一二忠謹者然亦不可
使之犯分以干軍國之政譬之婦人雖賢不可主外事

若國使婦人預政家使婦人幹蠱牝雞鳴晨之禍不旋踵而至矣內官婦人實同一理惟陛下遵祖宗之制而一一華之則天下臣民有不歡忻鼓舞而歌詠聖德者臣請甘妄言之罪自後一應人等敢有奏請內官預干軍國政事者即是姦黨伏乞皇上立法定罪明著簡冊以示天下後世則姦謀永絕矣必如是然後為能近守皇祖之規不少違遠遵帝王之法無或悖大中至正而盡天理之極至善全美而無毫髮之私不惟增光祖宗

實可匹休帝王由是禍本永絶士氣永振言路永開賢才永進黎庶永安邦基永固世運永泰為我國家聖子神孫萬萬年無疆之福不其盛哉自昔宦官擅權敗國身家亦隨之今處之有道使之各安其分保其秩禄享其富貴永無殺身亡家絶宗赤族之禍是則非惟我國家無疆之福亦自今宦官無疆之福矣臣之此言上合天理下順人心遠不悖於帝王之道近不違於祖宗之法陛下於午朝聽政之際試出臣章以示在廷羣臣并

請太祖高皇帝御製皇明祖訓使近侍之臣宣讀講解則凡不私結內官而忠於陛下者必皆以臣言為是而欲陛下速舉而行之也其或以臣言為妄者則是以天理不必合人心不必順帝王之道不可遵祖宗之法不可守其為內官之黨陛下可以默識矣若內官之中邪妄者固不可與言而平素忠義果有如呂強張承業者陛下亦以臣章問之則亦必不阿其黨以臣言為是而欲陛下成此大有為之聖政矣惟陛下體乾剛健斷然

行之天下幸甚萬世幸甚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臣聞帝王之為治必以正風俗為先風俗善則人為善易而為惡難風俗不善則人為善難而為惡易是風俗之善與不善實天下治亂之所由係也經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二帝三王治隆俗美臻於泰和者由禮樂之得其正而天下為一也後世之治化陵夷風俗壞亂者由禮樂之失其正而紛亂無統也然則禮樂之教其正風俗之至切至要者乎洪惟我太祖高

皇帝當治定功成之時制禮作樂固極其盛矣然由粗以入精因畧以致詳不能不有待於後聖也昔文王以大聖之德百年而崩必待武王周公繼之而後教化洽於天下此亦理勢之自然也肆我皇上丕紹洪基之初達聰明目聽納忠言罷黜浮屠妄誕之邪術舉行朱子喪葬之正理真所謂守成業而致盛治之聖王也但初政之施方發其端而未極其備故頽敗之俗尚多仍其舊而未極其新且如異端邪術雖曰罷黜而僧道寺觀

充塞朝野者無異往時妖經邪説惑世誣民者尚如昨
日病根未拔日當滋長矣喪葬正禮雖曰舉行而有司
奉行者往往不體聖心故奢豪不律者尚多故違國法
幡幢之制僭擬朝廷奠禮之奢十倍前祭或飲酒食肉
竊作佛事或乘喪嫁娶明用鼓樂若此之類不能枚舉
是皆頹敗之俗因循而未革者也他若冠婚祭祀諸禮
有祖法之所當申明者有家禮之所當舉行者今未見
一一行之以教化天下而習俗之弊則日新月盛子猶

飲乳巳加巾帽而昧夫童子之禮及其旣長終於愚騃而不知成人之道夫少不脩童子之禮長不知成人之道則不忠不孝靡所不至此冠禮不行之弊也聘娶之禮以庶民而上比公卿論財之風以好合而直同商賈夫以僭越之心狥財利之誘則凡竊奪之事力可及者何所不為此則婚禮不行之弊也至若祀禮不脩故雖縉紳之家莫不狥俗茍簡況於庶民小子豈知尊祖敬宗故為木主者少而懸紙幡以標題者多以禮祭者少

而招師巫以惑亂者衆至若祀邪神於家禱淫祀於外棄父母之孝養舍當務之人倫者尤不可勝數此皆朝廷祀禮不脩故無以定民心而一民俗也臣請以淫祀之當毀者試陳其一二而陛下擇焉如五嶽四瀆五鎮等神我太祖高皇帝深知鬼神之情胞合聖賢之道悉去前代封號之妄誕而仍復各神之本名一洗千載之陋弊永為萬世之成規奈何後來雖明詔昭然而陋弊復作如東嶽泰山之神但謂泰山之靈耳初非人鬼也

春秋祭祀祗宜設壇立主以祀之豈可建為廟宇塑為形貌而仍用祖宗已革妄誕之號乎且又别為廟宇塑為夫妻不知又以何山為之配也豈非妄誕中之妄誕者乎昔季氏以大夫而祭之孔子尚議其僭竊何乃今之庶民小子賊盜娼淫皆得僭越諂瀆而汚穢之乎魯地如斯已為非禮況如遼東相去二千餘里亦為廟貌祀之名曰東嶽行祠夫山為至靜之物其神安有巡行之理且又塑為十代閻羅之形剉燒舂磨之狀以惑亂

萬姓展轉妄誕一至於此又如關公之廟祇宜建于生長之方有功之處豈宜遍祀於天下若以為關公平生忠義可為世法則古之忠臣義士較功度德而遠過公者多矣何獨於公乃宜如此哉又如真武本為玄武宋時避諱改為今名玄武為龜蛇北方虛危星宿之形似之故因而名之今各處立為廟宇塑為人形別作龜蛇名為二將凡此等惑世誣民理當拆毀之淫祠普天之下不知幾千萬數此蚩蚩小民所以棄祖先之享祀而

求媚野鬼邪神廢父母之孝養而從事符章巫覡踵訛承誤習以成風欲民俗之善得乎若夫士子無廉恥之節官吏多奔競之風商賈日志於奢華工藝日趨於詐僞此又朝廷禮讓之化未行也回回降人之類久處中國者尚多不遵王化固守土風道友師巫之流詭於正道者率皆聚徒傳法惑亂黎庶此又朝廷禮法之未一也禮廢之弊如此其多樂廢之弊尤為不少自朝廷之樂言之用於郊廟之類固皆太常寺之雅樂而古淡和

平無可議者至若教坊司之樂其聲容節奏已非雅樂之比而司其事者皆無愧恥失人倫淫邪鄙陋之徒堯舜三代之典樂者果用如此之人乎以如是之人作如是之樂用之於朝廷之上宴享之間其慼上心辱朝廷亦已甚矣尚望感人心之和易四海之俗而成唐虞三代之治耶況其院本雜劇之類率多淫邪戲慢之為所謂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者也豈非蕩人心壞風俗之尤者乎是皆唐宋至元以來因循末革之宿弊

也夫以朝廷之上根本之地而所以為天下先者如此以故滛邪之聲不正之樂海内成風莫覺其失甚至髙建戯臺斂錢作戯致使城中少長聚觀男女雜處虚費民財壞亂民俗所在官司畧不禁止是豈聖朝之美政耶又如京師及各處娼樂其流蕩人心壞亂風俗比之上所言之俗樂不啻百倍不識聖朝蓄此果安用哉如郊祀神祇此滛褻之樂不可用也廟享祖考此滛褻之樂不可用也朝廷宴享此滛褻之樂不可用也諸侯用

之足以喪其國大夫用之足以喪其家士庶人用之足以喪其身是上自郊廟下至庶人皆不可用也不識聖朝蓄此果安用哉且京師為首善之地萬化之原萬姓之所取則四方之所觀瞻必標凖立敎化行天下臣民一觀國光勃然興起若虞芮朝周而爭田之訟自息可也豈可設為三院以蓄淫褻之物而為天下之陷阱耶况此等娼婬所服者莫非錦繡之衣所用者莫非金寳之器淫邪之聲響徹街衢妖艶之色照耀道路故雖文

武官員庠序士子亦往往墮此陷穽之中况膏粱之子弟經營之商賈游食之惰民一睹此物隨風而靡廉恥既無資財耗盡上不顧父母下不卹妻子羸弱者至於漂流乞食死於道路剛強者至於刼財殺人不畏國法禍本不除積習既久後來之禍可勝言哉且天子以四海為家海内之民皆為赤子如養民則不可使一夫不獲其所如敎民則不可使一民不全其倫凡此娼優同為陛下之赤子也奈何以禽獸畜之使其子子孫孫永

陷聚麀之惡而畧不傷憫之乎恭惟陛下負不世出之資為大有為之主奮然以唐虞三代之敎化為必可行以今日之極弊為必可革不為因循駁雜之政所牽制不為鄙夫俗吏之言所遷惑於凡臣所言冠昏喪祭之禮淫聲妖色之害與凡臣言之所未及或言之有未盡者其詳載於大學衍義及御製性理大全等書乞命經筵講官一一詳說使邪正之辨利害之分聖心洞然一毫不惑由是於祖法之所當申明者嚴令以申明之家

禮之所當舉行者詳悉以舉行之異端邪術必拔去病根而不為姑息之舉淫邪祠廟必查審拆毀而不為因循之政禮讓之化未行者必崇尚德教而使之行禮法之末一者必嚴其政令而使之一凡今俗弊一一痛革則上自朝廷下達四海莫非太中至正之禮矣若夫教坊司之樂有未善者則求知鐘律之人而改作之院本雜劇決可革者則著為定法而永革之典樂淫邪之人或號令之使改行而從善或更易之使散處以為民京

師及各處娼淫原無夫者則盡令嫁主從良原有夫者則不許仍前淫亂使其務紡織以謀衣食習廉恥以全人理則淫穢消除化為良善矣公卿以下祭祀宴飲之類朝廷舊無須降之正樂故人皆陷於世俗之淫邪今當次第制之以化天下而於不正之淫樂一一革之則上自朝廷下達四海莫非盡善全美之樂矣夫正禮雅樂自天子出如此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風俗自美風俗既美則民心自善民心既善則天下之治可與唐

虞三代並美矣何有不序不和杌隉之憂哉若有謂世俗之弊積習既久祖宗以來莫之有改今不可遽然革之則是因循苟且之論而非善繼善述之孝也竊譬之治田畝者厥祖父載芟載柞而未竟畝養材木者厥祖父誤舍梧檟而養樲棘為之子孫者終其餘畝易其樲棘而為繼述之孝耶抑但因循其舊而可以謂之孝耶此事理較然明著無可疑者若必以承誤踵訛為孝則陛下於前日儌奉之官不必革左道之徒不必問進寳

玩者不必罰宦官之蠹政者不必屏斥而言官之黜謫
者不必收録矣豈禮也哉由是言之則凡當今之弊一
一革之為是而因循不革者未為是也革之為孝而因
循不革者未為孝也伏望陛下自斷宸衷而决行之則
天下幸甚萬世幸甚臣伏謂六科給事中朝廷近侍言
官也臣竊此職名回衛養病未蒙褫奪雖曰家居猶是
官也時不可言不言可矣可言不言如負職何然則於
今不言不惟負此言職而實負我英明大有為之聖主

矣不忠之罪孰有大焉臣雖至愚讀書為士君臣大倫切磋久矣安敢自暴自棄以速大戾於厥躬乎此所以至情迫切不以退居病處一已私憂而能已於言也所陳四事實愚臣二十餘年静居林下千慮之一得方今之務至切至要至重至大誠無出此伏惟陛下察納而決行之則聖學盡而大本立矣賢才用而大政舉矣近習疎而大病除矣禮樂修而大化行矣雍熙泰和之治端復見於今日矣非特愚臣之幸實天下萬世之大幸

也臣干冐天威不勝惶懼戰慄之至爲此具本併將近
敕諭一道專遣親男賀士諮賫捧奏繳謹具奏聞

成化戊子六月二十六日紀時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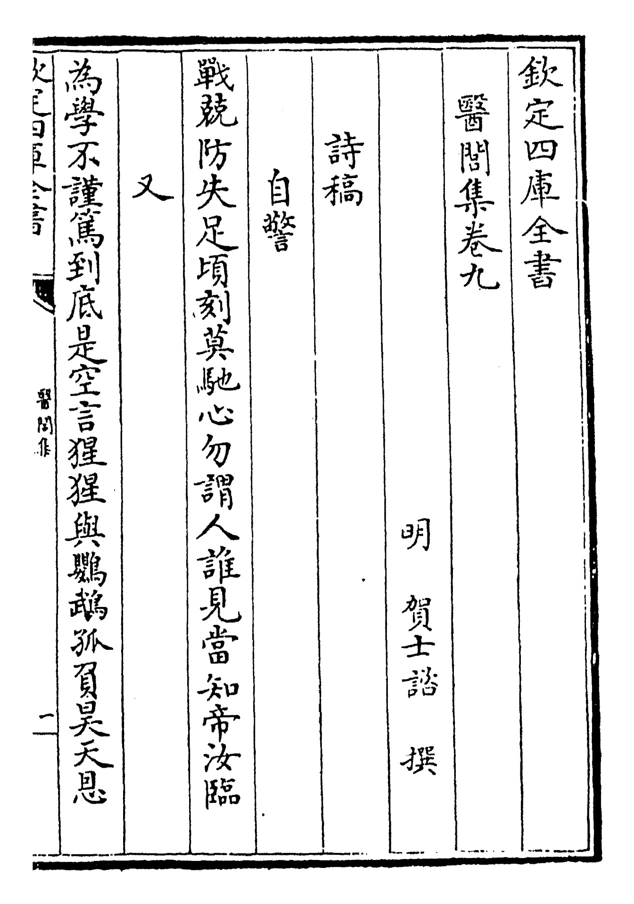
慈懿皇太后崩詔内閣議别葬不祔裕陵時大學士時
等上疏言大行慈懿皇太后今日祔葬與皇太后萬歲
後祔葬自不相妨不宜生嫌别議以失大倫皇太后不
允堅欲别葬上御文華殿集文武羣臣諭旨羣臣無以
應叩首而退時科道官列後聽聖諭不審及退刑科左

給事中毛弘北面以手遮大學士時等曰面諍廷論此其時也何以退時等以從容荅之比出文華門諸大臣多徑出有至左順門西者科道官尚集議文華門西以謂失此機會恐後終無挽回之理科道官禮部尚書䕫等乃跪伏文華門外不出時大臣尚多觀望禮科給事中張賓大聲呼曰諸大臣平日居大位享大禄受國厚恩今朝廷有事乃不諍將何往衆乃無敢不至俄而司禮太監懐恩等出䕫等迎而哭曰大行慈懿皇太后不

祔裕陵大不可者太監何不諍之恩曰我不避死公等當何如弘對曰吾輩豈敢避死今日幸朝廷不失倫雖死何憾不然致他日宗社不安雖舉族死亦何益耶恩曰恩等每進諫太后輙怒曰爾等逼我死萬一太后果欠安不幾陷吾君於不孝乎弘曰諭親於道方可謂孝若阿從太后一時之意不以祔葬使太后得罪先帝則是陷親不義安得爲孝耶衆官皆哭恩等亦哭聲達於內時殿門雖闔而上猶在御蓋以察羣臣退言何如耳

懇等止哭諭羣臣少退俟再奏衆退各衙門章連上上自持章奏太后太后知羣情不從乃允之上御文華殿集羣臣諭以請命太后得允悉如羣臣議衆叩首呼萬歲聲動宫闕而退

醫閭集卷八



醫閭集卷九

明 賀士諮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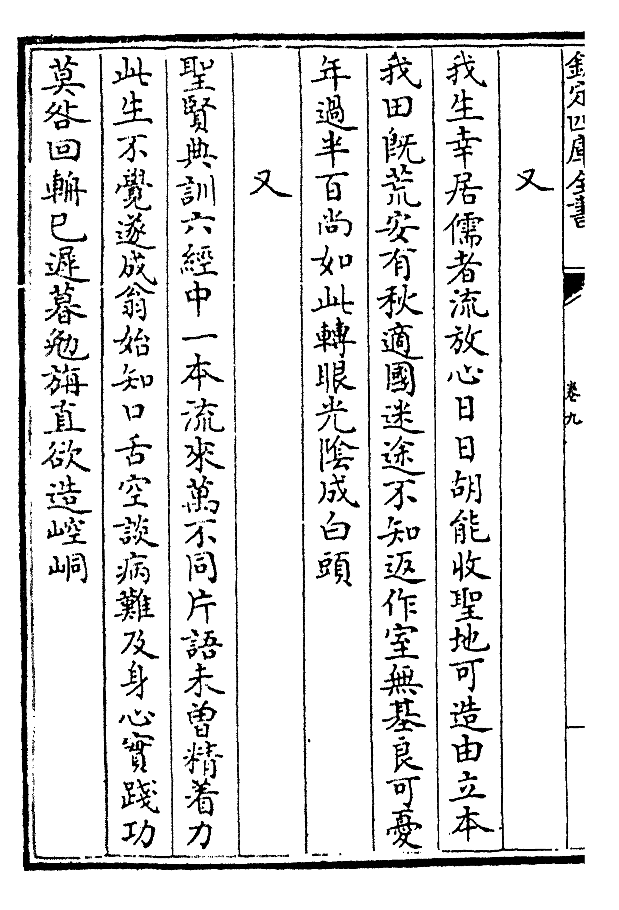
詩稿

自警

戰兢防失足頃刻莫馳心勿謂人誰見當知帝汝臨

又

為學不謹篤到底是空言猩猩與鸚鵡孤負昊天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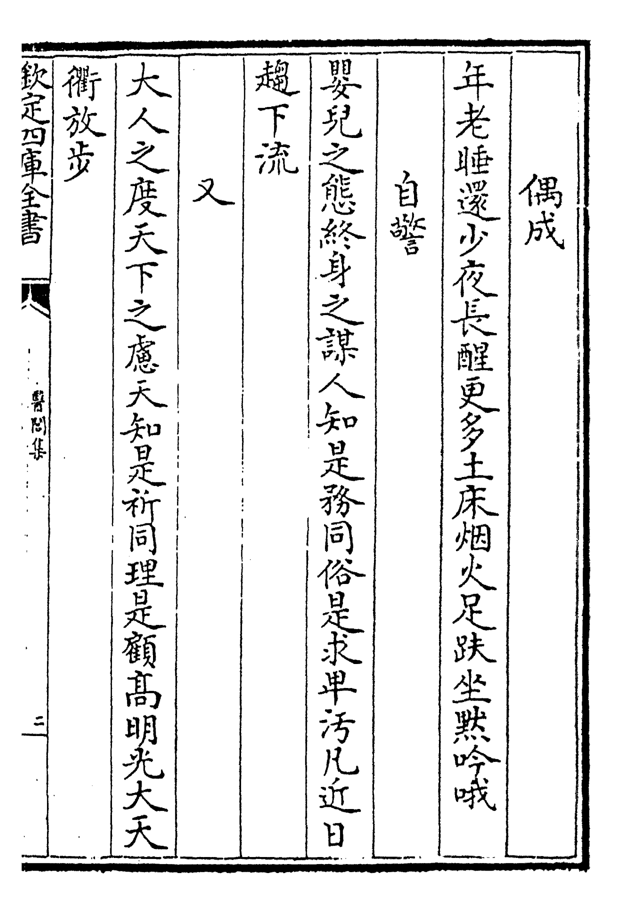


又

我生幸居儒者流放心日日胡能收聖地可造由立本我田既荒安有秋適國迷途不知返作室無基良可憂年過半百尚如此轉眼光陰成白頭

又

聖賢典訓六經中一本流來萬不同片語未曾精着力此生不覺遂成翁始知口舌空談病難及身心實踐功莫咎回轅已遲暮勉旃直欲造崆峒



偶成

年老睡還少夜長醒更多土床烟火足趺坐嘿吟哦

自警

嬰兒之態終身之謀人知是務同俗是求卑污凡近日趨下流

又

大人之度天下之慮天知是祈同理是顧高明光大天衢放步

答問者

問余何事寄西林秖為從前枉寸陰欲識只今端的意
請君細玩壁間吟

和白沙韻述懷

青瑣當年覔路頭幾回聯轡向圓丘別來老大渾無至
愧負乾坤第一流

人有以命狀呈者書一絶於後

一卧雲山三十年飢餐糲飯渴清泉此生自信能知命

莫把行藏更問僊

讀書

清晨起坐小茅堂萬事無關一炷香展卷細觀前聖奥馳名敢學世人狂也知老病年光促爭奈詩書意味長但願桑榆麤有得肯隨流俗嘆斜陽

述懷

壯歲辭青瑣還山坐白雲天時看代謝世事斷知聞菽水奉慈母詩書教後昆未能忘鄙陋嘗獻野人芹

和鄱陽守愚丘先生韻

聲利沉痾幸已瘳烟霞痼疾豈須憂非關遯世矜高節自是匡時乏遠猷瑣闥兩年空竊禄雲山十載免包羞管寧本是遼東客不願重過五鳳樓

寄大尹邵文明

長官辭縣賦歸來獨愛幽花手自栽何日一樽同笑傲東籬飽看帶霜開

古澄丁聲遠來訪賦一律見遺因和答二首

太學陳東天下知抗章不怕忤當時折腰彭澤成何事

回首閭山有所思軒外孤松全晚節宅邊五柳散春絲

歸來還是忘機客傳語沙鷗莫浪疑

又

曾見多人説舊知幾人能保歲寒時感君千里來相訪

慰我終年病裏思元伯歎吁具雞黍子期靜聽鼓桐絲

連床幾夜知心話講破羣經多少疑

答同年大司成林亨大

只今惟有大司成歳晩能全故舊情猶怪書來無警戒
索居多過頼誰更

輓同年羅一峯

二十年前同及第數千里外嘆離羣誰知竟作終天訣
空對丹青泣暮雲

戲贈友人張解州

平生少陵詩先生嗜之極方其得意時寧知有六籍吟
哦固所愛句語肯輕擲未合此格調終年不下筆草成

持示人蒼古多弗識朋儕無賞音撫簡自嘆息懲此謝詩壇酒量空無敵我言揚子雲太玄終不匿今晦後應顯勸君無固必

答守關陳司馬諒之

碌碌行藏兩鬢星甘心待盡水邊亭匡時有志迂何補學道無聞醉未醒鄙陋敢知符夢寐高明誤許見儀刑眼中好德陳司馬山海茫茫雲樹青

蕭文明書寄光風大字有作

故人手寫光風字遠託征鴻寄草堂鐵畫銀鈎且休論高情雅意可能當

又

珍重遼西海釣翁閒揮大筆對光風書成不寄青雲客却憶平生賀克恭

寄邵文明大尹

鄉書曾得共推賢金榜題名子更先大尹有才還解組瑣闈無補早歸田利名風浪都無與泉石膏肓兩不偏

同在故園不相見閭山遼水思悽然

傅彥明昆仲久客維揚詩以寄之

山人寄語三公子便買歸舟莫更留南國可知春似錦高堂無奈雪盈頭黃金滿載皆由命白手還家豈足羞兄弟師生分非淺詩成四韻淚雙流

伯初過訪留飲賦詩

退士卧聽傳呼聲驚起倒屣門前迎故人久别喜會面賦詩酌酒心相傾

寄邵大尹 有䟦

長官愛菊邁常情有甚東籬嗅落英祇恐偷兒窺絶品不教放蓝只觀莖

又

昔聞陶令無絃琴今見邵公不花菊得趣豈在聲色間異代長官同一律

達孟卿揮使為余言母舅邵先生愛菊特甚有名品數種東土所無嘗為好事者遣僮竊去其幸存

者自後每當發蓝輙掐去之不令放花時時撫玩

其莖以自適耳余聞賦此奉寄因憶古有無弦之

琴今有不花之菊菊復成一絶併以録呈他日面晤

尚當叩問菊之眞趣如何也

次余桂史與石翁先生倡和詩韻

白沙老子仙遊遠青簡遺音塵夢多江海百年鍾間氣

乾坤萬古潤餘波龍潛稍見黄金闕鳳去空餘翠竹窠

西巷可人今桂史此心元不隔闗河

與友人宴小莊

瑣闥無堪早退藏衰年幸得病軀康分曹校射依芳樹對景開樽樂小莊休言席上杯盤惡且喜壺中日月長況是吾人俱白首更憂何事不徜徉

贈友人

何人過我釣魚亭四十餘年故舊情羨子一章豺虎息明時幾度鳳凰鳴寸心煜煜昭千古萬目明明看此行多少疲癃望蘇息莫因聲利負平生

人有求薦舉者題其書後

半生榮辱斷知聞遠處茅堂伴白雲何事利名場裏客

却將書札撓幽人

俗不讀小學以科舉不用故爾詩以紀之

紫陽小學人誰讀祭酒居然教不行念念只歸官禄上

謾言父母與神明

哭張東海

東滇居士金蘭契筆底龍蛇潚我家病裏一聞乘化去

舉頭觸目淚横斜

贈達揮使

顧公雅操堅氷蘗邵令辭官擬菊英怪底君侯美如玉

顧門高弟邵家甥

和韻喜陳本仁相訪

昔時與子共談經情分相投北斗城别我十年身已達

聽君一律句尤清幽居忽訝髙軒過多病深慚倒屣迎

况遇故人丁大尹連牀同與話平生

再和鄱陽守愚丘先生韻

白雲堆裏得安身名利無干逺世塵靜把簡編窺往哲每將菽水奉慈親江山秀麗詩懐壯窻戸清幽瑟調新幸有此般閒快樂任他人醉五陵春

偶成

淩之澌兮一竿竹水洋洋兮山矗矗青瑣歸來三十秋閒雲野鳥相追逐日長午困憇茅軒聲利無關心自足終身得此復何求況是書香兒已續

和答董桂岩同年

謝病歸來已十霜閒中養就野夫狂每尋瑤草和成藥自剪青荷製作裳幾曲枯桐秋月白一竿修竹暮烟蒼鏡湖原是吾家水還擬扁舟泛渺茫

又

仙崖老桂凜風霜嫩柳夭桃敢放狂十載長懐人似玉幾時再與子同裳青山遁迹心常泰黃閣憂時鬢易蒼日邁月征隨所遇肯敎大道草茫茫

偶成借白沙先生韻柬丁大尹

行藏自昔貴因時莫使傍人更起疑玄聖春秋非我事先天圖畫是心期放言不論人長短考古惟求道盛衰幸有簞瓢能免死何妨隨分老耘耔

簡鄉親

攜壺欲就名園賞借問如今春淺深但得紅芳飛未盡便來枝下聽鳴禽

題看山圖

問爾看山人山中坐幾春定知方寸裏無處着纖塵

溪上茅亭和士諮

釣臺高處小茅堂退士登臨歲月長假寐不為黄閣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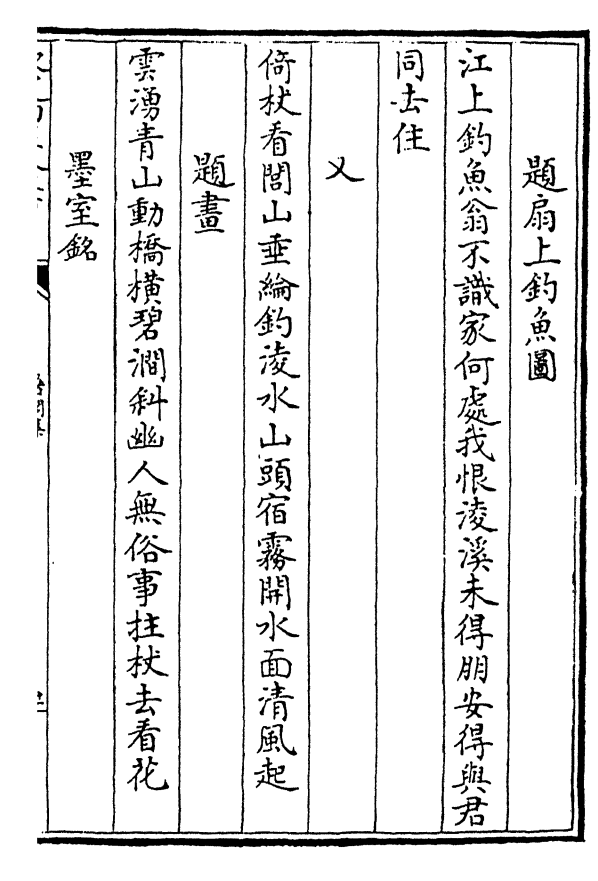
無營還笑白雲忙清風明月何須買緑水青山自可常

三十年來無外事此心贏得不炎涼

述事

忽忽光陰六十餘年來猶自惜居諸茅軒鎮日無塵事

一炷清香一卷書



題扇上釣魚圖

江上釣魚翁不識家何處我恨淩溪未得朋安得與君同去住

又

倚杖看閒山垂綸釣淩水山頭宿霧開水面清風起

題畫

雲湧青山動橋橫碧澗斜幽人無俗事拄杖去看花

墨室銘

墨宜黑不可白粉宜白不可黑粉而白墨而黑物之則墨而白粉而黑反而惑人而靈豈無則人而惑斯大惑

題畫猫

軀如雪兮尾如墨兮雙目如炬勢雄傑兮主家鼠輩羣唧唧兮匪特夜遊鬧白日兮汝獨何為弗搏擊兮華飾以戲空竊食兮空竊食兮曾不思其職兮

題扇畫

月下兮松間清琴兮罷彈倚松兮看月何塵俗兮能干

題晩菊

豈必滿頭方足樂畧教經眼便堪竒如何不對重陽酒寂寞經旬見此枝

釣䕶溪

晩凉匹騎出垂釣城西隅蚯蚓費且盡魴鯉秪自如時或得其稱輕重不盈銖浩歌指歸路得意豈在魚

簡鄉人

從來退士偏憐菊見説君家品最竒欲挈一壺來就賞

不知何日是開時

題畫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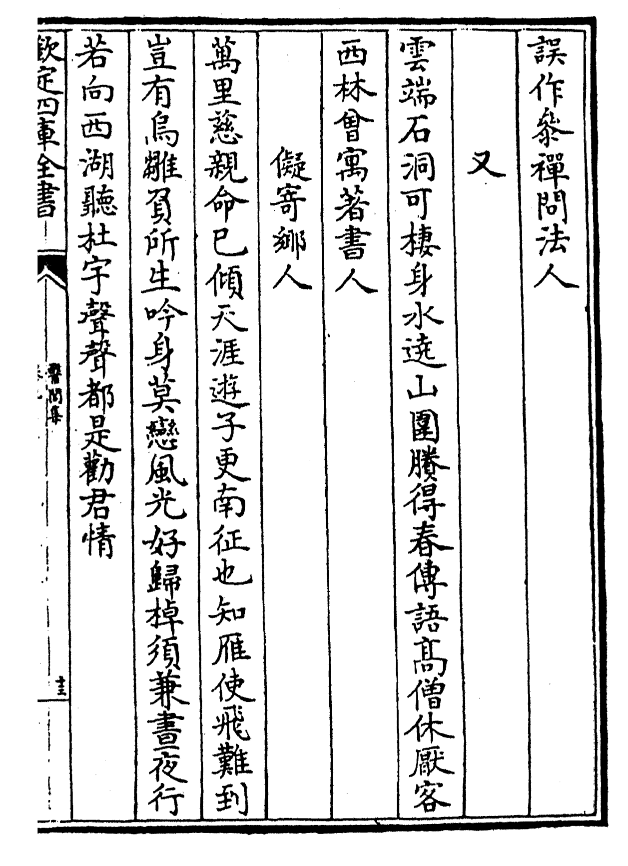
因循六十年未得成君子花神如有知還應為人恥

魚磯偶成

何人笑我上魚磯本是窮荒一竹枝縱然有節中無物怪底長江舉釣絲

題萬佛堂壁

峭壁鑱成萬佛身招提開創幾千春行童不識尋幽客



誤作參禪問法人

又

雲端石洞可棲身水遶山園勝得春傳語高僧休厭客西林曾寓著書人

擬寄鄉人

萬里慈親命已傾天涯遊子更南征也知雁使飛難到豈有烏雛負所生吟身莫戀風光好歸棹須兼晝夜行若向西湖聽杜宇聲聲都是勸君情

題退休卷

五十年來早退休三邊賢達子為頭題詩每上春山寺
載酒頻登夜月樓釣艇有時江上泛兵書盡日篋中收
常憐李廣非知命抵死何曾到列侯

題華山高臥圖賡丁聲遠之作

太華峯頭經月睡洞庭湖外貼天飛欲知動靜元無二
試問遼東丁令威

賞花 有跋

落盡羣芳枝已空遊人往往怨東風誰知寂寞幽園裏猶有楸花一樹紅

三月十九日史三親家置酒園舍以賞春芳花落枝空且有後時之嘆傳杯既久起而較射散步隣園忽見楸花一樹紅白可愛同遊盡歡抵暮乃已因有此作山人識

先生坐水亭三伏不知暑多少熱中人安得此閒處

右水亭涼處

橋下寒塘淨橋邊風物清倚闌閒得的不入俗人情

右小橋吟處

種得四時花終年香不絶有暇輒開樽何必逢佳節

右花圃香處

高樓時一上眼界豁無涯望入遼天去悽然有所思

右晴樓眺處

醫閭集卷九